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卧子 彭賓燕又

曾孫錢泮雍誦較

承啟堂文集

議　　錢薇

均糧議　均糧

或問古哲王疆理天下、則壤成賦、九州析為九等、於是禹貢載上中下三壤、而區分之、是糧雖哲王莫能

議均從古然矣、予曰、予何以天下例一鄉一邑也、夏書定賦九等、別九州也、今大江以南、全浙以東、皆屬揚州、揚之賦下上、盖指通州、不聞更有九等也、我嘉一郡耳、麗以七邑。特揚一區之地、賦同下上。可知是糧之均。在古則然矣、或曰地力不齊、如山木數年而僅供把、蕩葦百畝而收錙銖、高昂之阜、多雨乃收、窪濈之鄉、遇旱反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必欲均之、無乃名美而實左乎、予曰、是所謂因瑕棄瑜者也、夫地力不齊、如周官一易再易之田是也、今吾邑之田、高

下肥瘠大略相當無田不耕無耕不稔故穰則皆穰歉則皆歉其收有多寡係農之勤惰是不可以肥瘠論吾邑田也況不均之害不在田亦不在山與蕩而在官民麥之三等何也官田之糧一畝之輸有至五斗者民田則五升升至八升而止麥地則三升至五升而止故買易之際買者利糧之輕寧多價以推糧賣者利價之重寧存糧以增價於是改官為民改民為麥此積荒之糧所由起也又區書乘機為奸甲戶有荒糧而乙丁或絕惟賄是視將甲糧推于乙戶甲戶

暗減乙戶暗增而荒糧愈幾此積荒之糧之再變也至於狡猾之徒與胥為市一遇官府與民灑派存糧利民之賄冒認圖糧故裝已戶轉輾告討官府一時難於辨宪鄉民愚訥不能分訴弱者含寃屈抑巧者明認暗飛此積荒之糧之三變也夫糧三變而害乃滋甚矣今欲去斯害無他妙巧也止宜於官民麥田三則而均之何可援山蕩寡收之例而混阻哉然其間亦有冊籍名為山蕩而業家實得水田者乃區書旋斡之積弊但此弊少則此害輕況太察者民無所

容。非若官民麥地之三則。叢積隱害。上眩有司而難察。下累貧戶之倍輸也。且官民麥田。其耕同、其穫同、其凶豐又同、則糧之所出、亦奚可不同、乃固爲是紛紜莫詰之弊哉、或曰、官民麥田、非私名也、乃國家等則有此、昔已定制、而今輒更、無乃不可乎、予曰、此正所以尊制也、夫制豈非累朝斟酌時宜、而勒爲定典以便民乎、洪武初、令官田起科、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畝三升三合五勺、七年詔蘇松嘉湖等府田、如每畝起科七斗五升者減半、十三年又令七斗五升、至

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減十之一、是洪武間已變通初年之制矣。宣德四年、詔各處官田。每畝糧一斗至四斗者、減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之三、此在宣德間。又變通洪武之制矣。正統元年、令浙江等處官田、每畝糧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此在正統。又變通宣德之制矣。由此觀之、官田之糧。當以後定為準。正統之詔。今所宜遵。是官田之糧、多

不過二斗七升，輕則止於一斗，今吾邑官田尚有四五斗者，豈當時奉行諸臣，不能體列聖減賦恤民之意，行之吾邑耶，又弘治二年，令應天上元等縣官田糧每石減耗二斗五升，民田每畝勸出米二升，此在弘治。又變通正統以前之制矣。夫減官田糧之多。量增民田糧之少。得損益宜民之道。即今日均糧意也（官田極重民田極輕此洪武初政所定均其輕重變通之善者也）

獨惜當時掌計之臣。不能將順德美。遍行東南。乃止行之一處耳。今之議均，正欲體累朝減賦至意，推廣孝皇衷多益寡之洪仁也，故均糧正尊國制也，或曰，

田一也、而分官民何居、予曰嘗讀大誥、以宋元入官田、我朝籍沒之田爲官田、宋元豐間、畢仲游討處兩浙官田、九百六十四頃、紹興十二年、以戶產有契書不上砧基簿者、沒官、淳熙三年、劉邦翰等、奏湖北荊南兵後地荒而請佃之、田入官、後李椿年阿秦檜意、以水鄉秋收後、妄廢田官修陂塘塍埂、亦爲官田、是皆言利之臣、損下益上之爲也、入國朝凡叛竊亂常

此聯我祖扴爲尤甚今也平定規則矣

譎僞作逆。剪平以後。盡沒其田。此官田所從來也。令當太平全盛之日、中興純德之治、豈肯存南宋利臣

富國之計、況國初罪人、歷年幾二百、子孫殫盡、寧無一體休息之意哉、或曰、誠若所言、均糧是矣、說者謂平湖之四則、不若湖州之一則、何如、予曰、是易見耳、所謂四則者、僅補偏救弊之方、然田旣存乎四、則糧亦分爲四等、富貧貿易之際、得藉手投隙、改重爲輕、改民爲麥、是往弊仍在也、若湖之合官民麥地爲一、是奸狡不得減多爲少。愚蒙不致冒少爲多。雖五尺之童、亦可權魚鱗之冊。而享土膏之利、誠蕭曹畫一之政、龔黃坐嘯之資、而堯舜垂裳之理也、或曰、糧則

均矣、黃冊亦可均乎、予曰、惡、是何言哉、冊所以紀田也。凡差徭輕重。因乎冊者也。則所以實徵也。凡官民麥地、載之則者也。今黃冊照則收田、其戶田若干原額無改、所以存制也、實徵照田派納、三則歸一、則不分多寡、所以祛弊也、若併黃冊均之、亂之道也十年一大造、後冊承前冊而欲均之。是令亂之也。況黃冊國制也、非啟奏不得輒更、是故事決於理、理因於時時協其宜、一本可以萬殊、而殊途要於同歸、今也究民俗之利病、痛宿蠹之奚窮、探撥剔之要源、塞奸宄

之深實遵　明聖之屢詔、決便計之咸宜、則糧之則不可不以時均、均之此其時矣

均糧續議　均糧

夫田者民之業也、國之本也、而糧則因田而取民、經國者不可不有變通斡旋之術、長慮却顧之思焉、蓋法立而弊生。弊積而民病。國何賴焉。譬之琴瑟然、其不調也、必一更張之、而後可鼓、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明訓也、今之糧固不得不均矣、使徒見於除害。而不知恐害之端。則害不必除。能祛害之大。

而不精察隱伏之弊實則除而不盡除故前議容有（歐陽公云利多於害則審行之。）

不暇斷者復列為數端以資芻蕘之採

計開

一定則數夫官民麥三等當歸則一前已略備矣以吾盟論之三等之中其多寡紛紜又各分為數等通計之有四十餘則而其總稱但曰官民麥三等也民之避多趨少錙銖必較故貧富貿易田畝之際改換等則大約以官為民以民為麥而官民之中又必就趨於少故糧常存于下戶利常入于富家所以徵收

之時官府難於辦詰爭訟無巳。今以湖州之一則驗之。利害較然矣。天順間。守湖郡者。岳公璿奏請均賦耗。每畝正賦外加耗一斗。部著爲令。是猶均耗不均糧也。正德間。劉公天和。因中丞許庭光。奏請額田四千四百四十七則。均官田爲一則。民田爲一則。以便徵輸。詔從其請。是均糧猶有二則也。及嘉靖二十年。張公鐸始建議。謂二則弊生。改官爲民。虛糧如故。據糧里邵澂等呈告。申請於上。始定爲一則。夫自千則而歸於二。又必自二則而歸於一。則糧之必不可二

而當準於一也明矣、

一清虛稅、夫由湖準嘉、則必當一矣、但今狡猾之徒。通賄書算。于大造之際。詭洒其田。東飛西竄。隱匿不上黃冊。糧存各圖為荒糧。而田遂以無稅。此吾鹽大患也。今但若照冊田均糧、則此等無稅之田、永為奸藪、若欲履畝丈量、是又開奸人一騙局、彼既能匿田于昔。獨不能隱丈於今哉。然則若何而可。吾意有田無糧之家、積書未有不知者、誠得心計有司、鳩合積書於寬閒公署。禁絕外內傳遞交通。大示刑威利害。

開以自首免罪。使各述本畝虛糧若干。係是某戶。匿田若干。存糧若干。明白開出。務盡荒糧而後已。仍示以免其本罪。則眞情畢露。覆匿無所。而隱糧之家。亦且恐懼而不敢終掩矣。先時董令君亦曾清查當時首發開有伍六千畝、近魏令君時、亦有二三千畝、惜不能竟其事、但令有力者不得買通上下。則田自難隱。糧自可清。不然、深弊猶在、何貴於均、第爲大奸匿笑耳、

一嘶糧額、吾鹽有起耗田、官民田是也、有不起耗者、

麥地及艸蕩是也。今果若均糧，必先算起耗田若干鄉分上中下此弊制也但貧者鬻田于富家往往認糧以昂價故用日益涸派日益虛畝，不起耗若干畝，明著于冊，每年會計到日，查算該起耗米若干石，分派各田均納。若令無定據而渾統均平正糧，他日見畝起耗，則不起耗者亦且渾入起耗中，又一弊端也。況本縣耗田有定數，徵耗有定石，若渾而槩起耗，其多餘耗米，不過入書算之囊橐，分家何益，而反成厲民矣。

一辨馬艸。本縣官田馬艸，每畝該十二兩，准徵米八合三勺五抄；民田馬艸，每畝該二十四兩，准徵米一

升六合五勺、麥地則無馬艸、此定例也、今在均粮、正須逐件明晰若不先算本縣官田若干畝、該馬艸米若干石、民田若干畝、該徵馬艸米若干石、明著于册、以便稽考但恐一槩通徵馬艸、則官田徵十二兩者或徵如民田二十四兩矣。麥田無徵者。或亦見畝起徵矣。是馬艸之暗弊所當加防者也。

一議徭役、各年輪該均徭、聞蘇州盡派入秋糧中、徵收在官、待臨時官府顧募充役、此恐非經常之道也

此議本崔恭敏公

其利一而害三何利也、均徭派徵于糧、則仕宦之家。

不得各年營免杜僥倖之門。得公溥之誼。故曰利。何害也。均徭因乎黄冊。黄冊十年一更。自嘉靖二十年造冊。已踰六年。役過者多。未役者少。若一該派入秋糧。則前六年役而復役。後四年役分於衆。贏縮不齊民未輸服。害一。每秋徵糧。必令併納。既收入官。須令寄庫。第恐收頭有覬覦之心。則侵欺難屏。官府有賢明之實。則給募乃公。萬一下之收頭非良。上之公廉難必。將或有通同爲計。以勢拘民於役。而領虛於官銀未必實給矣。是民供輸於先。奔驅於後。乃重役也

害二人情家重則身重無家則身且不恤而何後害之憂竊惟應募雜無籍之人事迫多脫逃之累鞭笞必煩矣非然也凡役非一類有利者亦有害者又有害之甚至破家積禍者利者爭爲之應將求之不暇而實多僥倖之思害者必若推辭且不肯效忠至萌苟且之慮害三夫事必宜於人情而酌于郡慮語曰利不十不變法故均徭派入秋糧殆非經常之道也

漕渠議　漕渠

嘉靖間山東諸泉半竭黃流耗減漕途閼澁顧泉源

總之徂徠等七十二派。麗鉅野陽穀諸邑。攷之永樂中金純濬引濟漕。其經理甚悉。有安馬塲諸湖以聚水。有石口通源諸閘以備水。有挂劒柳堤諸鋪以濬水。有師家野豬諸壩以止水。滂淺有夫。監泉有官。迨於今日久弊滋民或壅以爲利。綱弛法玩。官或狃以爲常。遂令泉源或散爲灌溉。或絶爲魚梁。而隔爲沼沚。入漕河者。寧盡如昔耶。黄河分流之不至。遙有繇矣。張仲義云。黄河一石水。五斗泥。其濁而易闕。性也姑論國朝洪武河決原武。正統決滎陽。天順決開封

（肅皇帝挑新河——顯皇帝開泇河漕渠之勢又與永樂時大不同也）

弘治決張秋、正德決曹縣、又決孫家口、率數十年一變、益其泥濁易沉。泥沉易積、積則流益緩、緩則積愈多、故屢淤屢浚、其勢然耳。況兗豫土性墳壚、易爲衝突。舍本流而趨異壑、夫何怪焉。今者徙舊黃河復故道、出泗州、南趨於淮。由是言之、泉非竭也、民爲之竭也。河非梗也、隣爲之梗也。議者不察本末、務以齊論相高、近者議開別河、遠者欲漕於海。非無見也、然海運之說、有不可者五。以元史攷之、歲運之舟至于幾（內河海運各有利害言之者）十七。則沒者十三矣。夫役卒畝非赤子、艘粟畝非民

胥乃驅有生之民，投必死之地，取可用之材。填不測（皆有形當其衝則用之耳）之區，寧無惻然於心乎。不可一。尚書宋禮疏云，海運必用千料船，駕者百人，運米千石，若計河漕，則海船一可辦河船十，且運卒少而鮮傾沒之患。以此相較。其不可二。元專海運，倭奴歲肆剽劫。必設瞭望之卒，備捍禦之兵，轉輾隄防，猶不獲免。國初設備倭指揮，亦爲海運。及改運會通，倭乃絕覬覦矣。此爲永鑒。其不可三。欲海運必濬利津膠萊河，爲停泊之所。屯寶碁黑龍諸山，爲望瞭之計。今久堙再修，興役無已。與

其勞民而蹈危險。孰若修漕河。安故道之便。不可四。

勝國倡亂。非士誠國珍等耶。皆潛托海運。貿販聚徒。爲東南患。以海爲憑。法不及禁。釀成禍亂。其不可五。

夫海運訛。河運不得不通。河運專。泉源不可不濬。其爲計奈何。吁。難言也。史言宋開寶間。河決澶淵。防河司封郎中姚恕砥死。如州杜審肇坐斥。失事之罰。其嚴如此。漢成帝時。王延世爲河隄使。隄成。爵關內侯。建武中。樂浪王景治河。從事諸臣。悉增秩加戳舉職之賞。其優如此。夫賞罰所以勵世磨鈍也。舍是。唐

虞不能治。今督理諸臣。自中丞曹郎而下。皆視爲養望息勞之所。而不切軫時耗國之憂。去歲漕涸。敕遣侍郎諸臣臨視。講求經畫。但聞所至搜索供億。民不能支。每一官隨從千人。未及展一籌。夏水驟發。漕舟無阻。諸臣乃竊以爲功。噫。泉源未必竭。而時有時竭。水至自有時。而民怨無時。今欲上不煩宵旰。中不失

長淮以北諸泉皆爲漕用徐文定故有貴水壤

漕期。下不困閭閻。其要在得泉耳。欲泉之盈。匪有他

河之論

奇。其要在無分泉耳。分有盡之源。供無窮之用。豪民擅其利。國計當其虛。第能覈而清之。則地中之蓄。滔

滔不匱漕渠漸盈國課日充必也復永樂之制乎積
水減水之閘在支流不可不修挑淺撈淺之夫在占
役不容不嚴非得實心爲國任怨之臣不可矣若濬
河之術古來無慿千百其宜若有二焉宋李公義鐵
龍爪揚泥車其一也河閉在泥以鐵爲爪繫舟尾而
行急櫂乘流聯翩而下沙動水衝深可數尺此去閉
土之法也晉梁文矩將人戶守堤其一也文矩請于
夾河人戶免其糧役點充堤長秋水瀑漲率人守之
欲潰則戢欲塞則疏各限區里官爲巡緝若工大則

董為之助偷惰者罰此防河滲之法也又稽先正所建議矣夫順間中丞賈銓濬黃沁二河都事金景輝奏安山北抵臨清二百五十餘里止一沁水雨少脈細遂致淺澁其汴城北陳橋原有沁河故道長垣歷鉅野出會通河合汶以下臨清此道舟通往來止陳橋迤西三十里淺狹耳濬之深闊以入運河是沁水南出呂梁濟徐州以下又北出安山濟臨清以下非惟運船可由小浮橋以達陳橋且免濟寧一帶閘座擠留之險又 高皇帝用兵梁晉使徐中山開塌場

口。入於泗以通運道。後因河口壅塞。乃修師家石佛諸閘以出濟寧。夫閘埸埸口。即引沁水也。然不用沁水而從濟寧何也。蓋出濟寧運徑也。出陳橋達臨清。。。。道迂也。然濟寧雖徑。而中高天井諸閘。一啟水則立涸。艘運爲艱。陳橋雖迂。徐行安達。此實可行之令而甚利者。且又國初之遺迹。而裨漕之便計。幸鑒裁焉

論

邊論　九邊形勢

考職方氏京師之東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

衛東連遼陽，西控宣府，以為外邊，又起古北口，至山海關，關隘修葺，封守櫛北，以為內邊外邊捍禦，內邊拱護，此遼陽宣府之勢合，寔重京師之深意也，大同之東，有天城陽和，西有偏頭鴈門，北有大邊，內有二邊，高山聚落等五堡，分據其間，以為應援，不示之隙是大同地雖散漫，而防守之勢常合也，榆林寧夏，即古朔方地，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拒河外為守，國初定制，榆林兵出戍東勝州之北，寧夏兵聯，出賀蘭山後是其勢合而未散也，甘肅古河西四郡，漢武開拓之，

以斷匈奴右臂。國初嘗封元遺孽爲忠順王，主哈密之地，立赤斤蒙古八衛，翼忠順之勢，右抗西番，前遏北狄，以奠枕甘肅，意在以夷禦夷，蓋西北一要區也。吁邊陲之勢合則國强，國初之彌强，惟勢合耳。東自遼陽數千里而西以至甘肅哈密，皆爲内地，誠有如一家然。牆墉與閫，無偏重也；如一身然，氣脉膚革，無痿痺也。今顧有可慨者，自兀良哈内附，割大寧營州全鎮與之，即令朶顏三衛之地，而遼陽以東聲援阻矣。宣德中，退守獨石，而開平興和衛要之地，棄爲虜

巢。昔所置八驛。盡爲廐脫而宣府以北聲援絕矣大邊失守。二邊復棄。致五堡不築。宣寧不屯。因而兵驕殺將。紀律無嚴大同聲援弛矣。又東勝撤而榆林邊墻迂遠。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綿亘一千二百餘里。遽撤鉤堡。橫截河套之南而榆林聲援散矣且總兵杭雄失利。趙瑛再衄。虜遂出入河套。往來甘涼。每繞出賀蘭山前。無復避忌。旣而王瓊廢鎮遠關。修平虜城。棄地八十餘里而寧夏之聲援又虛矣自忠順王罕也失柄。其毋攬事土魯番。縱橫搶擄。而哈密不

守安定等衛又破滅于海西諸夷遺族皆逃避山谷不能復振甘肅之聲援又危矣方國家盛時要害全控於中華封守復嚴於法令勢固兵雄正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幕南無庭夷虜安得肆其出沒哉及今四顧邊境日久日削要害之區不能什半而廟堂碩畫似又不暇遠計夫肩背者丘瓊臺不云乎夷處我之腹心我處夷之支徼夫是以血脉不貫而虜氣日驕勢烏得合而禦烏得堅乎加以將非其人備非其預奇謀誰展决勝靡由吾恐吉囊雖斃俺答復猖未

可高枕而臥也

鹽法論　鹽法

鹽曷爲法也藉足國也鹽曷爲足國也國耗在邊而邊之陸輓甚難故假鹽之利以召商藉商之力以備粟積商之粟以實邊邊可足也然商猶昔也鹽猶昔也而邊每患不足者何是法之弊也法曷弊也其始也起於司農之變法其既也壞於權勢之爭利其卒也加以餘鹽之大行夫鹽之有法國初所定酌議既審公私兩利歷世遵之不改者也故商或費粟赴各

（兩淮總理鹽法袁公亦云鹽以法名當有制度必如聖祖原定典則而後可）

邉輸納或自糴邉粟以積粟此塩之爲利而邉所由無乏也弘治中有淮人長司農部者北淮人長司農者乃葉淇也多其鄉人覩故因奏更舊法第令輸銀於京分送各邉自糴折銀較舊爲增得引比粟甚易於是一遇凶歲邉粟如珠矣既而劉瑾并革送銀邉人更無糴本遂多餓死此商賈不通之始也正德㫁勳戚椒房之家倚勢據利而商之無力者中納不行乃羣附勢家賣其引冒其名勢家分其利而商之得微矣間有一二得中納者取鹽於各塲勢家先取足而無力者坐視此商賈不通

之再也而操柄者又隨時規利恐商人夾帶羨鹽利歸其手建議公賣餘鹽徵其價值每引或至百餘斤餘鹽盛行而正鹽反壅此商賈不通之又再也況今各邊屯種之政廢而粟粒芻束之運覈度支空缺之用多而誅求取盈之令下勢家且爲斂迹而商賈益病矣爲今之計第使鹽引仍徵粟即商篤邊商騖邊而田之墾闢必多使邊方各屯種則本色贏本色贏而商之中納亦使不待司農出銀以糴而邊自可饒且引勿增而餘鹽祇支正額則商之貿易利而正鹽

自通。又司農酌權宜變通之術。令各場照民間田稅例。便其生理。蓋民田或本色。或折色。第取其原定之額。羨粟任其所用。莫之禁也。惟場竈旣取歲徵之價又禁其通販。故鹽之行愈難。遂至千百爲徒。駕船執械。突行拒捕。屢見告矣。非惟不爲公家之利。抑且貽地方之害。釀爲禍萌。莫甚於此。今爲兩利。莫若使見丁徵銀。隨地。辦課。照之民賦。而羨鹽任其他貿。則戶與商俱得。上不廢官之取。下不奪民之資。乃人情之至便。而公法所宜寬也。

兩淮人云七錢五分之額今又漸增可謂重。

夫鹽一也。中引不以粟以銀

則逃無藏粟而逃地病煎戶徵其課禁其貿則途有逞奸而內地亦病國家利藪化爲弊區其惟復收粟之故制則不勸之耕而以商積粟邊無虞匱矣通自貿之一途則各利其利公無乏課竈無匿奸矣今也綱紀不張而法網太密以囊金易引何若遠耕且下戶肩挑尚恐自欲此其利害較若指掌故得縷指而竊較之

記

修捍海塘記

嘉靖庚戌春、浙西海鹽捍海塘以颶風崩圮、維時都水使者、蜀胡公以職事來巡、郡丞任君、吾鹽令裴君、胥會、相與咨嗟曰、涓涓不塞、將爲江河、況海百川之匯、滔天之洪濤者哉、且茲塘高、實與邑城等、無塘是無邑、自邑而往而嘉而蘇常、皆汙下受浸、塘不亟築、患獨在鹽乎哉、乃得請於先巡按王公、令林公、兩柱史皆急民之患、率作惟殷、而監視則郡倅鄧君、節推殷君、其冗費於張令取辦焉、外壘石塘、以障怒濤之衝、內填土塘。以防漱齒之齧、由是鹵不及田。田可望

稼矣。或曰，茲役蓋有五善焉，先年聚役夫於塘，率羣猾影射。今分官視工，所轄者少。易察難匿，袪弊也。先一石擊六樁為大號，今益其二樁，以尺度之。圍一丈八，壯其基也。石犬牙相駹跨縫乎鏬理密而堅，潮不得滲，固表也。民每歲塘夫課銀，儲之于庫，鳩役閒左，量數分給，如顧募然，受直停匀，民相勸趨，得人也。每八月潮汛特盛，怒湧兼天，適茲興作，潮縮而殺，得天也。是皆胡公措置者密、感通者神，而郡伯劉公、暨張令君，寔相之也。嘗考吾鹽自十八闔淪沒，唐開元中始

築塘捍潮、宋嘉定中、史言潮衝鹽官平野二十餘里、此地有三十六沙庇塘易沒元大德中、潮嚙海鹽沙岸、敕異人張興材、投鐵符鎮治、入國朝洪武中海嘯、淹田一千九百餘頃、鹽民游允濟、走闕下請築、始用石矣、永樂三年、通政趙居任築、九年、保定侯孟瑛築、宣德四年、侍郎周忱築、皆敕使也、役民槩及蘇常等七郡、正統以來、或郡守、或臬憲、或藩參、官無定員、則守土臣也、其役民亦祇用我嘉七邑之力、正德中、易以水部郎、今　皇上乃專設僉憲職水利、則勢親易運、職專思確、況銓部重東南

淛患、擇宿望如胡公、而又率以廉勤、佐以諸材諝乎、令且議開裏河取土可以實塘因河可以運石又命石戶。歲採而時輸之。以備緩急。皆利民防患嘉猷也、

嘗書之以爲後則。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彭賓燕又
吳祖錫佩遠參閱

蘇司馬奏議　蘇佑

巡撫䟽草

預擬分布人馬以禦虜患䟽（防守內三關）

照得虜馬入寇，常在秋高討月之期，每數月圓。今年（近者丙子奴冠）閏月或以六月卽爲七月。二十一年六月入寇山西

亦其時証臣今閱視諸關備采衆議倒馬紫荊最爲

識亦以六月

緊要蓋二關山勢雖稱險絕中有河流山形糾亂各該隘口隨險分兵勢分力弱恐難持久且外恃宜大犄角勢又在人畜邇京師易爲震動此其緊要之大畧也若夫龍泉之守外有平刑故關之衝必由雁塞雁其地里平刑至龍泉不下三百餘里山勢聯絡中鮮民居搶掠無以爲藉食之資險阻必困將恃長之騎以此爭鋒非計之得兵有勝算必我之利也山西二關萬一可入澤潞汾沁足以四馳而謂東犯太行

之地以當守險之兵。勢旣紆回。時應虓闞虜人狡黠。志在搶掠。或不出此。又況山西連年修守。俱有次第。似可無虞乎。龍泉故關緊要次之。此其大畧也。查得先奉欽依修築墻塹。近該臣查勘完者已十之九。其不完者計以六月之中。俱可報完。守有依憑。若無人拒列。金城湯池。有不可恃為固者。況區區墻塹乎。故常守之外。酌量險易。加之防守之兵。若徒拘于守。勢分力弱。有難可恃以久者。要分撥將領。相以地形。責以應援之効。謀協衆議。亦已僉同。不敢自專以誤任

使臣之責也。查得本年三月十八日前巡撫都御史鄭重已咨行總督侍郎翁萬達于宣府鎮摘撥兵馬三千，在舊保安州岔道堡駐劄，專應援馬水口，再摘撥大同鎮人馬三千，在平刑關駐劄，專應援吳王口，仍摘撥別鎮人馬三千，在廣昌縣駐劄，專應援浮圖峪插箭嶺等處，但臣查得舊保安州桃花堡比與岔道堡相去馬水口尤近，相應改移駐劄應援。又查得白羊口與臣所屬地方相近，計去京師，路實咫尺，勢尤緊要，亦須周防，亦當添兵以防意外之患。如蒙勅

下兵部再加查議上請更乞　天語丁寧宣大將臣
并行總督撫各臣查准咨議施行

審度兵勢虜情預擬督調戰守以成安攘疏虜情

查得連年徵調延綏寧固遼東等處客兵嘉靖二十
一年共十枝以後俱六枝四枝應援宣大二十八年
延保二枝老營堡一枝大同一枝二十九年延綏保
定遼東共四枝俱應援宣府蓋重宣府也重宣府者
重京師也近准兵部咨爲陳戰守除虜患以振國威
事該京營總兵官太子太保咸寧侯仇鸞題本部覆

議各兵應援當視虜情緩急以爲先後若京師有警
則宣大爲輕京師無警則宣大爲重延綏遊兵徵調
宣大應援係節年故事今使赴調京師路由宣大亦
不相左而況駐劄宣大以聽京師調用實有兩便合
行宣大總督官預將此兵量布儘東隆永滴水崖以
便京師調用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前來用謀詳論固
已籌算無遺臣竊惟兵不預圖無以應戰守探不真
實無以中机宜若使探報旣真則後發先至自可以
奪虜之心彼此不失自可以投机之會是徵兵在先

而探報貴審。則兵爲有用。虜不足平矣。查得虜患節年侵犯。如在山西。則急山西。在大同。則急大同。在宣府。則急宣府。如今年在薊州。則又當急薊州信矣。然俺答諸部落。實在宣大之間。套虜聯合而入。亦不能越度宣大。倘有侵犯。東行必先大同。次宣府。次薊州探虜情之真者。必先大同。次宣府。次薊州。近御史胡宗憲奏稱探報虜營。大同得其情。宣府得其形。薊州因魔問病。不足憑矣。固以虜巢在西北。大同有大邊宣府無大邊。薊州借聽下屬夷。自有不同。該部覆奉

欽依如擬施行則是探報者固當責之各鎮務得真情庶向往有期督發無悞東西咸中犄角可憑實兵家之首事也且諸鎮雖皆虜衝而宣府逼近京師實為緊要薊州正當畿甸尤切腹心審重度輕則防禦之兵似當先薊州而後宣府然虜有所由入兵有所由會審机度勢則防禦之兵又當先宣府而後薊州何也薊州宣府雖俱京師後門宣府在西與虜隣近其所由入可以探知整兵防禦其所由會亦屬樞銓各路主客兵馬督調應援不悞所探心志既一勢力

亦均倘犯宣大。自可追逐若犯薊州。一關之限聞警（庚戌虜從薊門入故當時急在薊門然先是宣大屢報求行大將軍。務。帥。備。居。常。矣。）疾馳。稽日計程。不失策應。臣愚謂備宣府可應薊州備薊州則不能應宣府此兵勢也。探報可憑。則防守不失。若止聽屬夷譸張相誘。利在犒勞。妄報虜情。不審聽聞。即預徵調。關門甫度。虜遂乘虛。則宣府入寇之路。有誰堵遏。不無顧此失彼。重致憑陵。臣愚謂探報防禦。必先宣大而後薊州。此兵機也。較之常歲。虜之侵犯。多在秋高。其餘時月。縱有警傳。亦止近塞。天寒地凍。已難馳騁至于深入。尤所未能。蓋虜之衝突

全藉馬力。草枯膘損。可少解嚴。方宜休養兵騎。以待征調。若不審時量地。聽憑虛喝。不惟調遣不時。致增外患。屯兵日久。亦將內疲。是亦兵之忌也。竊料虜賊驕貪。理當覆滅。似不可拘守故常。使機事或成牽制。臣愚謂宜行各邊。如賊無侵犯。不許貪圖小利。以起釁端、但加防禦戒嚴。無隋賊計、如果不逞、侵犯地方犄角勦除、以慰西顧、仍前量擬精騎、以備搜搗、至如套虜過河。則全陝兵馬。先得探報。大加搜搗。虜雖大衆。亦重室家。豈敢長驅而無內顧。兵法曰。攻其所必

救此亦脅人救韓直走大梁之說。是亦兵之奇也。昔人謂醜虜雖衆、不當漢一大縣、今縱倍之、封疆萬里、豈遽稱難、近日捧讀　聖諭、加意戎師、兵充糧足、允服廟筭、祗誦三復、敵愾溢衷、臣愚又謂時當全勝、事貴早圖、欲張兵威以奪虜氣、須大破常格、多發帑銀委任戶部重臣、添買芻粟、議行九鎮、大簡精銳、聲言衛護京師、相机委諸閫外。秋高馬肥、乘我有時、肆驕利食彼豈無隙。然用兵貴精、制勝在謀。將見幕南可空。名王可虜。雖所費不貲、然一勞永逸、將在此舉、昔

此方、有出塞之議故耳

管仲霸齊，乃作內政，寄軍令，蓋亦機事貴密，兵道尚詭，斯尤臣愚惓惓之朴忠也。若使連年備虜，縱有斬獲，不過零騎，得不補亡，虜何挫衂，日復一日，未見所終。試以近事，一年所費，總括其數，召大司農以所積貯，徵解亦總括其數，量入爲出，將恐日益不足。臣之私憂，麻忘食寢，諺云，耕當問僕，織當問婢，豈僕婢之智，固賢諸他人，亦惟專且習耳。臣待罪邊方，叨任總督，似有一得，輒敢上陳，如蒙皇上軫念虜患日深，謀事貴預，勅下戶兵二部，會集廷臣，從長計議，速爲

題請宸斷施行邊疆幸甚臣愚幸甚

接報夷情疏 北虜開市

議照醜虜逆天犯順震驚畿輔今者復屢以求貢爲請職伏思之虜情叵測變態多端難以悉數據其踪跡探其委曲約有數說蓋聞我 皇上赫然震怒爰整六師行欲出塞問罪以洩神人之憤天威遠播遐荒畏威此其一也比者歸正人來傳說醜虜自昨犯順歸巢人畜多見死亡天心悔禍虜罪貫盈之象虜雖犬羊亦有知覺能不惕然畏禍乎茲因悔罪又其

一也且我中國貨物虜所甚利擄掠則利散諸部落求貢則利歸于酋首其貪利者又其一也虜中小王子者俺荅之姪也俺荅桀驁鈐制漠北諸部落漸不聽小王子約束然亦一部落之雄耳而猶有其姪壓于其上乃陰慕東夷朶顏等衛歸順內附官爵之顯榮衣服之華麗意望我　皇上比例加授於焉誇耀于諸部落中而欲與小王子爭雄長此慕名者又其一也夫職之懸見虜之求貢雖云有此四者職等復恐虜情詭譎難以遽憑通事欺隱不可輕信故多方

譯審參伍以前後之人屢次哨探証驗其彼此之詞不敢以一次一人一時之言即爲憑據恭看張爾許伯逆等齎來番文與其所供大畧相同雖似有款誠之意而往來順逆之言前後反覆不一葢醜虜犬羊也性本驕狂禮難責備得其善言不足爲喜惡言不足爲怒在虜則險詐難測在我則駕馭有定職以爲求貢之初其誠與詐似不必深究許貢之後其順與逆亦難以逆睹何也葢虜之求貢也其詞爲順而朝廷之許其進貢于義則正況貢亦備不貢亦備者

嘉靖許市亦非失策但俺酋由一道欲以一款塞責急于應令不知善後耳

乃中國思患預防之常未嘗因虜之卑言甘詞而緩
我戒備使其誠也既在我　皇上天覆地載之中如
其詐也亦不能出籠絡羈縻之內故曰誠懷詐不必
深究者此也既貢之後虜仰窺我　皇上威武不殺
威靈丕振將必終始慕來王之義效欵塞之誠矣但
其部落不一譎詐無常異日或肆無厭之求發難從
之請以起釁端以開邊隙亦未可保者故曰順與逆
難以逆覩者此也蓋在我者必先自治而任虜者以
不治治之自古御夷狄之常道也識　惟為今日之計

當外示羈縻之術，內修戰守之務。若求貢之事，決不可輕信而遽許之，以遂彼之奸；亦不可逆詐而峻絕之，以激彼之怨。但虜復惓惓以宣大陝西各邊通行開立馬市，買賣馬騾牛羊爲言，伏望 皇上勑下兵部，查探遼東聲息，如果前賊三萬侵犯是實，是與其開市求貢之說事已相左，當俟廟筭計會另行，非縱等所敢遽擬。如不曾侵犯遼東，仍乞勑下廷臣會同詳議開市馬市有無利便，參酌歸一，請自 聖裁遵奉施行。如蒙 皇上准令各邊通開馬市，一可分散

後來

[illegible]西市則東[illegible]不能各邊皆市也

各部落之勢。一可誘結各部落之心。今春及秋或一二年間虜賊不來侵犯。方可將進貢之事。另爲議處奏請。如此既足尊我中國正大之体。亦不孤外夷納欵之心。或既開馬市之後。虜賊外示效順。內復懷奸于春暖草青之時。秋高月明之候。仍來侵犯。則我邊兵粮。自爾照常提備。未嘗因開馬市遽敢玩弛。或戰或守。俱不相妨。于計亦未爲失也。

陳時弊度虜情宣大錢粮以保治安疏 宣大錢粮

看得宣大二鎮地方。逼近沙漠。土瘠人貧。百無所産

乞勑禮兵工三部另議請發銀兩以給各鎮買補搽馬並驛遞馬騾草料草料及各宗室冠服房墳祭價等項應用庶公務不致偏廢而邊臣亦得少盡職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彭賓燕又
唐允諧尹季參閱

鄭端簡公文集

鄭曉

疏

重大倭寇乞處錢糧疏　倭寇

照得倭寇連年侵犯　中國、恭南自閩浙、北至登萊、皆被其害、而江南蘇松杭嘉等府。田賦甲於天下。江

非揚州通泰等處。鹽課甲於天下。今皆屢經刼掠焚燒之禍。農人輟耒。鹽丁罷竈。阻誤漕運。虧損錢糧。若不聚兵調食。大爲經理。將來患害。何所底極。此非特東南數郡之憂。關係　國家大計。及今不捐銀數十萬急爲整備。恐他日所失要不止于數百萬而已。此臣爲財賦而言。至于人民荼毒。閭井蕭條。就使生養休息。不十餘年。未得復舊。與言及此。實切憂懼。再照

倭之入犯皆以內地奸民勾引

倭寇侵犯。其中頗多福建浙江並江南江北直隷之人。或姦豪射利之徒。或勇悍無聊之衆。齎糧漏師。肆

無忌憚。結黨效尤。苟活旦夕。若不早爲區處。日甚一日。其禍不啻烈於戎狄而已。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重務。乞　勑該部從長計議、大破常格、捐發官銀數十萬兩、收貯府庫、聽候打造海船、脩築城堡、募兵買馬、積糧蓄草、以備軍前緩急應用。其被害民竈、照例優恤、寬減糧差數年、以蘇困苦。再乞　勑該部將福建浙江并江南江北地方通番從賊者。作何處治。庶幾外有爪牙之衛。內無腹心之憂。田賦鹽課。要緊地方。得保無虞矣。

復設江南管河官及參究遠誤運務官疏 運同

議照今歲漕運糧斛、除江北河南山東起運外、查得江西湖廣等處先後相繼陸續過淮、惟浙江杭嘉湖三府、直隸蘇松常鎮四府、歲運漕儲并白糧糙粳米二百餘萬石、必繇奔牛呂城丹陽黃泥壩等處。始達鎮江京口閘出江。先年遇有淺阻。或繇孟瀆河外江分進、每有風波之險。盜賊之虞。嘉靖二十九年、寧波衛指揮王承恩被刼可鑒、近來倭奴未靖、孟瀆河江海之交。正賊寇出沒之處。尤宜預防。以此漕司具

奏擬行江南巡撫嚴督常鎮二府并該縣掌印管河水利等官將前河道不拘年限但有淤淺處所即便起夫疏濬封閘蓄水以待糧運每年終將府縣管河官職名疏通過河道緣繇申報漕司查考俱載入議單永爲遵守等因題奉欽依節行去後案候通無一字回報又經五次移咨江南巡撫督催節據把總等官張建節等各呈稱兌完糧米於三月初五等日陸續押發開行已過無錫地方見阻丹陽丹徒七里溝等處守淺不得通行即今三月過半未見興工挑

艺實為阻誤等因到臣及諸詢南來公差官員各稱載糧民船阻集數千隻相沿數十餘里不能前進為照漕運連年遲誤蓋繇坐失天時復違地利所致若季春初夏北水漸平河道無阻軍船過淮數日可達兩洪今首先被阻江南坐守餘月及至河開有水黃河又漸泛溢縱加催併勢難取速安得不誤運事直至四月初十日鎮江府方報河開通船已自遲誤比參將黃印駐劄瓜洲差人看驗鎮江一帶尚難行舟南北通津人所共見豈能掩飾四月二十日浙江兩

論運所繫節次甚明

所以欲治運

者又坐此也故過淮不可不速

司官員、舟過揚州府、亦言鎭江河道、不能行舟、得運軍三四百人揹拽、方得出閘、重運糧船、勢難前進、似此怠誤、法當參究、緣查取職名未到、有礙施行、再照前項河道、先年原設有水利工部郎中一員、專管浙西直抵鎭江一帶河道。及修理海塘白茅港三江口等處。如郎中林文沛在任之時、水利修舉、運河疏通公私稱便。後議裁革。決塞不時、旱澇無備、田禾失利漕渠遂湮。深爲未便。況今倭寇生發、蘇松杭嘉節有聲息。燒燬糧船、另行查報、萬一姦細嚮導窺伺鎭江、

運河阻塞爲患不小乞　勅戶工二部再加詳議合無查照舊規於前項地方復差工部郎中一員往來督理庶克有濟仍乞　勅下該部通查該府縣各掌印管河官員不分在任離任但係三十三年正月至四月在府管事者嚴行提問庶儆將來

得旨河道郎中不必添設各官不行開濬者都着查明拏問

乞收武勇亟議招撫以消賊黨疏　收撫武勇

題爲懇乞　天恩廣收武勇亟議招撫以消賊黨事

臣原籍浙西叨役江北切見倭寇類多 中國之人間有膂力膽氣謀畧可用者往往爲賊躧路踏白設伏張疑陸營水寨據我險要聲東擊西知我虛實以故數年之內地方被其殘破至今未得殄滅緣此輩皆麤豪勇悍之徒本無致身之階又乏資身之策苟無恒心豈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至鴟張是以忍棄故鄉番從異類倭奴藉華人爲耳目華人藉倭奴爲爪

倭奴深患益以此輩勾引

牙彼此依附出沒海島倏忽千里莫可蹤跡況華夷

始于

通市務于內寇共來有漸

之貨往來相易其有無之間貴賤頓異行者逾旬而

操倍蓰之贏居者倚門而獲牙行之利今欲一切斷
絕竟致百計交通利孔既塞亂源遂開驅扇誘引徒
衆日增若不包荒含垢早爲區處竊恐腹心之憂貽
害不小今之議者一則曰復市舶便一則曰嚴誅剿
使夷吞啗之軍威未振鞏賊之懲創亦深而即復市
舶恐非　國家御夷之體倭奴所殘既皆我之良善
官兵所殺又多我之逋逃而必嚴誅剿亦非所以仰
承　朝廷好生之德臣愚無知欲乞　聖明廣收武此段
得之蘇子瞻論京中所慮刻子
勇容令各處撫按於軍民自衣人中每年查舉素有

膂力膽畧知謀者十數人。授以義勇官名色。每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幸人捕盜。有事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擬官職。奏 請陞授。若從文階。則授試巡簡、或從武階。則授試所鎮撫、循資敘遷。定給俸糧。止許捕盜殺賊。不得經收錢糧。接理詞訟。仍照文武官員事例、考察考選。有犯依律照例問罪。如此則片善寸長。皆霑斗食。暴夫悍卒。漸受條籠。不惟 中國之人不爲盜用。數年之後。未必無將材出於其中也。其見

須行使爲惡者有反顧之心 此今

今從賊者。亦乞 天恩浩蕩。 特降黃榜招撫 赦

有許令歸降送還鄉土其間如有擒斬賊徒者照例
給賞其才力可用情願報效者亦就隨宜委用隔別
地方立功贖罪侯有勞績照前叙遷不然恐數年之
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難
此甚可慮所當消弭
撲滅矣臣又聞洪武年間倭奴數寇東南傍海州縣
其時浙江一省既遣信國公湯和築城又遣衛國公
徐輝祖江陰侯吳高練兵又遣都督商暠楊文劉德
出戰又遣都督於顯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侯謀臣
宿將猶且遲之數年未得寧息復遣南雄侯趙庸招

撫沿海漁丁島人鹽徒蜑戶籍爲水軍至數萬人又（故收此輩添得萬數人宜）遣萊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郎呂淵　宣諭倭奴迫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而海上始得安靖則凡可以解散賊黨者宜亟爲議處也或謂臣職在用兵不得言招撫事竊念臣待罪海防官以巡撫爲名凡盜賊應剿應撫自合條畫奏　聞恭候　聖裁臣愚無（是有學識人語）知言似迂濶而頗關政體事若駭異而或近人情乞勅該部詳議如果臣言可采再乞斟酌擬議　上請定奪施行賊黨漸可解散東南財賦重地庶有

息有之日，臣愚幸甚，地方幸甚，

部覆各該撫按官於白衣中每年查舉有膽力智謀者十數人，授以義勇名色，每月給米一石，令其捕盜，有功量擬官職，從賊欲歸土及殺賊來降，照例給賞，得旨俱依擬

添設官員疏 添設同知

題為比例添設官員以安地方事，准提督操江兼管巡江都御史史褒善會稿，案查近據揚州府申報倭寇千餘攻圍通州，流劫如皋、泰興地界，及蘇州府申

報倭寇攻圍太倉崑山將至府城等因竊照揚州府當南北水陸之衝建治於淮南江北之間其郡最巨葢與江南蘇松等府可以比隆焉蘇松俱設有同知二員以一員分理郡事一員專管巡捕而揚州原未議設是誠缺人廢事不可不因事建官以資化理也况該府所屬附郭江都縣瓜洲鎮坐枕大江北岸正與鎮江府對峙其地之相去也離南京一百二十餘里離揚州四十餘里且其人煙輻輳舟楫往來加以盜賊無籍之徒隱伏於其間又無城郭以障衛之故

此間形勢甚為要地但所重不在設官耳

先年兵部題　准事例該府同知不妨原務駐劄瓜州兼管沿江一帶巡捕時常操練壯快遇警緝捕盜賊此固一時權宜借才求治之義也然而地當衝要事務叢挫各衙門委勘甚多是以奔走往來自難停駐若遇江上有警遂至整理無素追呼不前多至誤事今照倭寇竊發極於蘇松連及通泰本處調兵防禦歲無虛日而用人圖治尤當首事建議者也臣曾同提督操江都御史史褒善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逢時竊欲比照蘇松二府除正員同知專一清軍協

理府事外、添設同知一員、遵照原議常川在於瓜州舊有府館衙門駐劄、今整飭該鎮兵夫監造廵哨船隻、會合該衙廵江官員、演習水戰、兼管所屬一帶江面、上接儀真下抵狼山。緝捕鹽盜。如有海寇入江督兵追勦、以靖江洋此誠分職供事之義。弭盜安民之策。或不可緩也。

部覆添設同知一員得旨依擬

定議江南江北兵糧疏 江南江北兵糧

臣會同廵按直隸監察御史李逢時議、照江北四府

三州連年飢饉雖蒙 聖恩蠲賑及令臣等竭力撫綏未見寧輯去歲逆賊師尚詔竊發今年通州等處倭寇焚刧調遣徐亳邳宿等處官兵剿捕各給召募安家盤纏銀兩隨途應付行糧草料皆取給于四府三州庫藏空虛里甲困敝已自不堪近據廬鳳徐沛蕭碭泗亳等府州縣節申江南防禦倭寇蒙上司明文責令挑選兵快多寡不等各要量給盤纏差官管領至江南等處聽候遣用沿途有司支給行糧等因到臣臣因賊情緊急當即批行依文答應所費錢

糧難以悉數只如無錫之富庶奚啻百倍於沛縣今調沛人以守無錫又令沛縣出辦安家銀一百二兩

此疏正論江南調兵于江北不宜復費江北資糧。也

自沛至瓜洲經行江北一千五百餘里所過又皆出辦行糧。江北地方豈堪此等勞費臣曾備咨總督衙門定示規則要令江南調江北之兵自備錢糧給與

凡有調遣自備行糧既無騷擾地方之憂又使統兵將官易于鈐轄。

盤纏并隨途糧草應用其召募去處并經過有司免其責辦臣又節查先年浙江江南巡撫等衙門差官前來江北召募驍勇俱係自備銀兩前到所擬地方領募合用盤纏行糧俱帶領前來給散惟近日調取

江北兵快不下三千餘人錢糧一切取辦於江北逼計不下銀萬兩夫既役江北之人復竭江北之財是江北四府三州兼江南之徵賦矣即今鳳淮等處修理 皇陵蓋造高牆建閘濬河撈括已盡不惟有司幹辦不前民間亦甚騷擾此江南江北錢粮議處者也再照倭寇之內華人所居七八類多姦狡知我水陸險易地里遠近將官强弱軍兵多寡謂蘇松在浙西江北間以故今春先犯蘇松致使浙西叅將盧鏜江北叅將解明道各領兵策應賊遂分投南北登岸

搶刼遂至蘇松浙西江北南北千里處處失利蓋賊○論○舟○行○遲○速○甚○爲○明○暢○○○○○○○○○船外洋乘風惟所向往頃刻可到我兵策應必蹤腹○○○○○○○○○○○○○○裏道路迂遠非浹旬半月必不能至若江北兵赴江南中隔大江卒遇風波又難預料今宜沿海地方各有守兵各有援兵守兵駐劄保障賊至出戰援兵酌量賊情審度地勢分布四五枝如北邊遊擊事例遇有緊急往來策應庶保無虞據臣撫屬自海門以至海州不啻千有餘里萬一海州鹽城有警通泰將○○○○○○○○○○○○○○○○梅希孔亦必不能舍通州而赴急況敢越江而赴江

南平又如鳳陽泗州　陵寢高牆所在關係尤重通州被圍之時鳳泗雖有一留守司十衛所官軍又蒙

皇上軫念根本重地發回京操官軍三千員名臣竝不曾敢調動一人一馬蓋事體有輕重自不敢顧（足以知近日泥定之過及陵寢之在調度之矣宜也）彼而失此也徐州雖有勁兵千餘亦緣彼處自古號爲强悍必須兵力彈壓以此通州被圍之時臣不得巳調取徐兵六百名一戰勝賊即時發回誠恐山東（此皆東地之要）河南交界去處盜賊生發須兵堵絶一則近護運河（人所挽）一則遙防高牆故也夫善守者必逸已而勞人善戰

者必安內而攘外。今連年防倭。南京浙江江南等處調募江北兵勇。先後不啻五千餘人。是防倭而不顧鳳泗徐邳。恐亦非長策。萬一事出不測。臣何所逃罪。此江南江北軍旅所宜議處者也。臣本菲才。當此多事。日夕憂惶。豈敢偏執己見。自分彼此。竊念倭寇焚刦之禍顯而易見。閭閻窮苦之變隱而難知。小民至愚而神。即使役其力用其財。均平齊一。彼亦無憾。若行以一切之法。少壯者既令其奔走於鋒鏑之間。老弱者又令其供億於徭賦之外。安能保其不有他變

乎。況賊情難輯而易發。民心易動而難安。良善爲之驚疑。姦雄因而扇動。是海徼未寧而中原先敝矣。伏望
皇上軫念江北地方 陵寢所在。乞 勅該部從長計處。以後江南調兵江北。擬定規則。令其自備錢糧。給與盤纏。并隨途糧草應用。其召選去處。並經過有司免其取辦供應。前項用過江北錢糧。亦不敢望其解還補庫。其調取江北官兵赴江南者。通不得過二千員名。原係守兵屯住信地者。亦不得調動。鳳泗徐邳。亦宜仍留官兵防守。不得專意防倭。而不慮

及　陵寢運道高牆及鄰境盜賊如此庶民財不致偏累事體不致偏重外患可憑而內憂可弭矣

乞預爲防禦疏　　防禦倭寇

再照江北江南相去不遠通州與常熟縣相對三十里海門縣與崇明縣相對十八里即今常熟節經寇難崇明已被殘破而倭寇見今糾聚吳淞江口及八團四團者不下數千皆陸地置造房屋千數間水中聯絡舟船千數隻是皆數年積集之寇難責一時平定之功若八團賊乘風至江北呂四場不過一日四

論形勢簡明可

自北而南亦可例知近

闞賊不過半日而江北兵船久任江南地方空虛殊

余昔所有窺廣陵之心幸防禦有方不敢正到賊

為可慮況使船難於使馬而舟師之練習甚艱夫兵

其進窺廣陵則防江要害又當在平江一帶矣然

便於客兵而易合之徒衆易散今賊徒水陸盤結有

必不步京口之圖乎

備而我兵南北調遣之人切恐姦謀叵測今冬未得解散明春益復猖獗豈惟通泰海門如臯門州臨危急萬一賊渡海而北則呂四等場皆有小徑可以越

指畫如見

通泰而直趨揚州遡江而西則狼山等處皆是長江可以犯瓜儀而窺伺　留句如此則漕運阻絕江淮震動矣臣待罪海防兼理漕務日夕憂惶計無所出

若專顧江南。不顧江北。即使江南安靖。而江北驛騷。憂方深也。即今賊少船寡。尚可支持。倘船多賊衆。何以待之。乞　勅兵部再加詳議上　請行令總督軍務尚書兼右都御史張、將姜旦水軍、即便發回江北休息一二月、以待明春賊至遠行哨探防禦、仍於明春正二月間、再發徤將精兵二千員名前來江北瓜儀縣割以防備漕運拱護　南京、庚保無虞地方幸甚、臣不勝幸甚、

瓜洲築城疏

題爲懇乞 聖明築城瓜洲以保障地方事先准總督軍務尚書張 咨照得揚州府瓜洲地方切近長江又審遡海口人煙湊集舟車萃止運道經繇南北要地（自北而南亦爲要地）近年倭賊深擾若使繇海入江瓜洲首當其患且原無城郭可以衛民又無垣墉可以蓄衆萬一有警非惟商民被害抑於運道有妨相應及時議處庶可保障將來咨煩督同淮揚兵備道行委揚州府知府吳桂芳親詣瓜洲相度地利必須形勢高敞原隰寬廣於河道兩岸築立營堡二處墻墉堅峻中可容

衆數萬仍開四門并立營樓墩臺以便聯絡稍加城式垜口戰格將臺米倉俱各齊備平時議立參將或守備官員量撥軍兵操練把守以揚軍威遇警拒戰倉卒之間民或奔走可以依歸似為要衝切務其在此時尤當亟舉又惟操江都御史　咨稱瓜洲一鎮切近　留都下接海口人煙數多中有五壩實南北要害之地原無城郭以障衛之況今倭寇猖獗動輒垂涎以為口實蓋緣該鎮商賈輻輳財貨堆集所在繁華易以誘盜故也近雖調兵防守終非長策若

不及時設置險固，以防侵掠，其於保障地方，甚有未便，已經揚州府查議相度，該鎮應否修築城垣，及動用工價銀兩，作何處辦，查得北虜入寇，近年非直隸山東河南地方，俱經撫按行文所屬，在於城市鄉村今流寇縱橫多擄掠州少下城邑即知建城立堡為防禦長策。大鎮，俱設城堡以固防守，應合比照此例以建治之。但此地土埂，一經風雨，輒至圮壞，須得甎石，乃為經久，通行申呈，務於地方有益，事體無礙，方可施行，去後，該臣看得瓜洲地方，扼江海而走徐揚，控吳楚而屏　畿甸，實水陸孔道，漕運要津，且人煙稠密，商賈

輻輳姦宄垂涎急宜築城已經議行揚州府知府吳桂芳公同知唐鉞朱袞先後踏勘丈圖城基估計合用物料工食共銀二萬九千六百餘兩數目前來（所費亦不多耳）看得吳桂芳所議瓜洲築城視海門如皐泰興三縣尤爲要重及咨訪區畫俱已詳明相應依擬再照瓜洲雖江北地方實南北津要應用錢糧宜聽總督軍務衙門裁酌均派江南江北各府協濟庶工程易集但恐江南倭寇猖獗供億不貲無暇及此如蒙 皇上裁察 勑下該部加查議施行

議變塘田奏築瓜城疏　議變塘田

該揚州府知府吳桂芳查得本塘築自前代葢因地有蜀岡金匱等山環拱其北毎遇大雨淋漓細流會集其中得以灌溉沿岸諸田此葢前人築塘之本意也。國初改運裏河議以前塘蓄水專防河道淺涸。則放洩塘水繇烏塔溝入河接濟運船然塘築於諸山之麓遇霖雨則暴流易集遇亢旱則塘水易涸葢漕河居府城之東地勢頗下而與寶應高郵邵伯白馬黃子赤岸諸湖相爲流通水源頗遠前塘居府城

之西地形高阜且水出無源一遇亢旱比諸運河輙先乾竭況派渟久廢塘腹漲平縱或聚水不盈數尺而實無益于漕河矣故近塘之民每每盜開成田勢豪之家往往夤緣討佃文移日積訐訟日繁遂使姦（[illegible]河務田前代[illegible]　請將[illegible]不[illegible]便致[illegible]誤）詭生覬覦之心興併吞之計今幸追奪還官但此田俱稱窮腴人所共慕一開仇讐事敗各興苟得之心故田數甫及萬畝明文未至而赴府告佃者已紛紛矣竊惟方今國計空虛江北災眚重大開河所賑費無所出若將前田定價召人承買似于目前國計

未必無少補於萬一葢前此塘田不過召民佃種每畝納銀二分五厘歲入無幾若照依時值變賣官資其利而民樂於趨此亦乘時拯災之一權也到臣案照議照得瓜洲菜埸原議該用物料工食共銀三萬九千有零今據揚州府知府吳桂芳開議一要將逆犯仇鸞原受投獻今沒官塘田照依時價召人承買可得銀一萬五千兩再照前項沒官塘田雖預備接濟漕運然高郵寶應諸湖瀰漫有水之時此塘高者皆爲稅糧之塲低者不過茭蒲之埊若遇乾旱諸湖

水猶未竭而此坍已爲陸地矣以故姦民獲利即遇清查輒便投獻及至没官改正之後該府擬欲召佃起租未見允行殆亦有爲但與其聽姦雄違例受獻附益私家孰若許官司履畝佃耕稗補公帑之爲愈也况取省年備漕廢棄陂塘之田而濟今日防漕緊急工程之費是捐虛名而圖實用揆諸事體似亦相應夫隨時濟務難泥故常衆難群疑必資權變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師旅饑饉適遇時艱錢穀甲兵會逢財絀亟 勑戶工二部再加詳議俯從所擬施

行地方幸甚、

會議大同巡按　尚約題兵餉疏　大同兵餉

題爲進兵運餉乞　勅督撫將領官員嚴加戰守以慰　聖懷以安重鎮事、兵科抄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欒尚約題、臣於四月初五日至大同鎮城、見得總督侍郎江　調取官兵已分營伍、糴買糧儲漸足支用、所當進兵之時矣、隨該侍郎江　於本月十一日會同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楊　督同鎮守大同總兵官張承勛、統兵前赴右衛訖、臣愚以積久未練之

兵恐難取勝于一戰而糧草所備未多又難以為持久之謀縱右衛之路通而糧餉稍入臣聞右衛之內梁前疏言右衛之有宣大兩鎮之門户也右衛不守則宣大不能安也是以要求救以久圖固之粟米竭矣牲畜盡矣房屋燬矣餓殍者衆矣老幼飢餓而不能興者不知其幾矣耕稼廢于歷年而田畝為醜虜之牧地牛具供於炊爨而農夫為鋒鏑之寃魂苦楚之狀難以言悉者也若不仰賴 聖恩大加賑濟以備不虞恐數萬生靈雖少蘇於萬死一生之後七八月間胡馬强壯信内逆之勾引效已往之久圍則右衛之路暫通而復阻今日之兵雖撤而復徵

軍旅之供所費益多而邊疆之中殆無寧刻此臣之所以過爲將來之慮也伏望　皇上嚴勅督撫諸臣同心協力務在勦除而右衛旣通之後守者多給粟米耕者多給牛種使人人而爲自食之利量地理而加修墩堡酌要害而添設將官使隨地而爲戰守之圖則虜賊之寇縣難保其不犯而我軍之有備庶免於倉皇至於應援之兵可以調用兵馬之費可以儲積者乞　勅戶兵二部速爲議處不惟右衛之圍可解於目前而大同鄰邑凋弊之久可振作於將來矣

臣等會議得大同右衛、又爲虜困、若使往年巡按御
史據實奏聞、早爲區處、豈致危急如此、所據御史欒
尚約奏稱、欲救目前之急、必須調遣援兵、積儲軍餉、
欲爲經久之計、必須仰賴　聖恩、大加賑濟守者多
給粟米、耕者多給牛種、量地里而加修墩堡、酌要害
而添設將官、皆禦虜安民之計、深爲有見、相應會議、
擬奏除調遣援兵、節該兵部題奉　欽依督發主客
官兵十一枝、已經月餘、量已調集、其積儲軍餉、節該
戶部陸續給發帑銀共三十餘萬兩、買辦糧草、已有

運至左衛者，但虜退之後，即為久遠之計。四事委宜區處相應，大發帑銀，早為賑濟。或一時運解未及，就於見到大同銀兩內，動支四萬兩，內二萬兩，計筭右衛官軍民戶，分別賑濟，作為米粟之數。二萬兩給為屯種官民田地牛種之資。戶部即將今次用過銀四萬兩，照數補完。至於扣修墩堡，則或仍舊貫，或創新營，務須并及邊墻，通行整理，據扼險要，控制賊衝，我得通行。賊難邀阻。添設將官，則如左衛威遠平虜等衛，牛心高山等堡，可以聯絡聲勢。互相犄角去處，尤

則副將。小則遊守。隨宜設置。揀選將領。及時預防。此皆御史欒尚約奏內事情。臣等酌議具奏。此外尚有四事。一則該鎮軍少。輒調客兵。往來勞費。無益戰守。必於各衛所官軍舍餘內及土著居民。多方抽選召

召募不如土著事史甚明

募揀拔精壯。補足原伍。時加訓練。應得糧餉。照例支給。一則邊儲缺乏。實繇鹽法廢壞。不收本色。專徵折

此一段論復鹽法有卓識

色。以飛輓良法。久廢不講。即今危急。雖積金如山。何益於事。爲今之計。必須議復飛輓。開中鹽引。定收本色。仍減斗頭。勿徵銀兩。庶使富商豪戶。各自赴邊。舂

農之際既能借貸本以助耕種秋收之時又能收米粟以易鹽引邊地自然開墾糧料自然充足安邊足用此為急務但每言及此人皆視為迂緩不濟急用殊不知三年之艾自今蓄之尤為可及不然年復一年動支內帑坐困東南耕種之民無益西北飢疲之卒庫藏日至空虛邊鄙日至荒廢矣一則官吏貪殘軍民困苦恐棄鄉土甘從醜類亟宜嚴設文武官員用心撫綏軍民多方設法招回在虜人口免其糧差嘉靖末年多有邊民逃入虜中帶投刃之衆是也加意安輯一則有名逆賊多在虜中勾引逋逃且歸

且叛反覆無常須要密謀曲詐或購賞以擒渠魁或遣間以離黨與務使互相疑貳莫敢近邊凡此樂尚約所奏臣等所議事件皆是虜退路通之後方可施行至於酌量事勢相度時宜全在總督大臣審處合候命下咨行總督尚書楊　巡撫督該鎮巡等官同心協力先救目前之急趁此兵餉既集之時即便驅賊入餉以解右衛倒懸之苦隨將賊退路通修墩堡築邊牆設將領等項并會議足兵足食內收人心外攜賊黨事宜各要乘時刻期着實舉行永安重鎮上

慰 聖心其賑濟銀兩、咨行都察院劄行御史欒尚約、督領守巡等官、設法給散、務使人沾實惠、事完徑自造冊奏繳、此外若別有關係目前要務。日後遠猷。應處置者。仍聽總督大臣作速議奏。以憑覆請 定奪。臣等忝受股肱耳目之任、值此邊陲多事、不能出謀宣力爲 國保民、仰體 宵旰之懷、致蒙 皇上勑下廷議謹叅合衆論、上乞 聖裁、

得旨都依議着實舉行

會題處置南京叛軍疏 南京叛卒

兵科抄出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張　等題近

所載南都兵變事甚詳故存之

緣南京戶部扣減月糧五營兵衆一時並起攻圍督儲公署將侍郎黃懋官追逼越墻頓跌昏死拖入大中街懸尸橋坊備極慘辱又將本官故妻破棺出屍所有家財刼掠蕩盡彼事起倉卒只得委曲撫處緣各兵原無叛心秪十數兇徒乘見衆怨誘脅至此當即解散即已各隨營伍操習如常而首事姦人自知罪重乃復招誘徒黨或謀於野肆或飲於神祠倡爲洗營之訛圖行走海之計以致人情危懼洶洶動搖

臣謀同本部右侍郎李遂訪據坐營牽恩把總張勳等開報首惡周山等、參互無枉、乃先期出給各軍安家小票文、各一張、隨於三月十六日部勒戒嚴、行各營把總分投捕獲周山蔡忠劉鑾滕彪顧山陳官三鄭計孫龍惡術號金巖甫張玉馬紀繆鑾劉牽夏鐸李仲李文彬祝昶朱受兒謝學及先獲今故錢周江伏住江甫蔣貴葛貴等二十五名、幷未獲一名唐四兒、臣等會同內外守備鞫審無詞、隨行給示榜開各惡姓名、即有脫漏、俱不查究、大抵事干人衆、寧有遺

奸、不敢濫及、要以杜其轉攀之口、而安其反側之心耳。再照前項宄逆、雖變起於積怨、而事緣於激成、然（委過于激成則事局。易）各軍叨蒙　國家厚養、垂二百年、承平日久、曾無征（結此亦從來積弊矣）戍之勞、即使支放愆期、亦不過有司出納之吝、乃敢於白晝大都之中、戕害大臣、逼脅府部、重傷　國體、厚負　天恩、但原其初心、止因饑年艱窘、讐害所司本無他意、不有重創、何以正法、不有大赦、何以安人、伏望　皇上早　賜處分、以釋疑懼、此輩苟有人心。感蒙生全之　恩、當益效死之報矣。等因奉　聖旨

兵部看了來說、臣等看得南京營兵本以烏合。原非虎旅。豐儲坐食受 朝廷養育之恩。沃土安居。無邊陲征戍之苦。不能感奮效忠。外淨倭氛。乃敢於白晝大都之中。脫巾譁譟。戕辱部臣。據城勾虜。雖少異雲朔之兇越貨傷人。實不減甘涼之變。律以無將之戒。即便通行誅夷。亦不為過。仰蒙 聖皇在上。好生之心。乾坤合德。燭微之智、日月同明。憫其無知、止欲擒其首惡。開其自新。遂盡赦其脅從、至仁大義。招揭無遺。隨令渠魁相繼就縛、一時根本之地。倏爾輯寧、四

部○覆數譯出○有料酌

方覲望之情、居然消弭、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 終